

魔法

国际大奖小说·爱藏本

灰姑娘

Ella Enchanted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银奖

[美] 凯尔·卡斯·奈文/著 赵水子/译

神奇的魔法，
是仙女送给有勇气和智慧
孩子的最好礼物

新蕾出版社



魔法灰姑娘

Ella Enchanted

作者：盖尔·卡森·乐文(Gail Carson Levine)

译者：赵永芬

作者简介

盖尔·卡森·乐文(Gail Carson Levine)在纽约市长大，一直从事写作。高中的时候，她的诗曾经收录在两本青少年诗集中出版。她和丈夫大卫合作过一部儿童音乐剧。如今，她和家人住在纽约州的一个具有两百年历史的农庄里。本书是她为青少年写的第一本书。《魔法灰姑娘》获得1998年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银奖。

目录

[第一章 仙女的“礼物”](#)

[第二章 母亲的葬礼](#)

[第三章 海蒂姐妹](#)

[第四章 曼蒂厨娘是仙女](#)

[第五章 刻簿的父亲](#)

[第六章 道别心爱之地](#)

[第七章 动物园的朋友](#)

[第八章 海蒂想控制我](#)

[第九章 淑女精修学校](#)

[第十章 严格的训练](#)

[第十一章 好朋友阿芮姐](#)

[第十二章 神奇童话书](#)

[第十三章 精灵森林](#)

[第十四章 落入“虎口”](#)
[第十五章 驯服食人妖](#)
[第十六章 巨人农场](#)
[第十七章 巨人婚礼](#)
[第十八章 双重咒语](#)
[第十九章 尴尬的相亲](#)
[第二十章 父亲再婚](#)
[第二十一章 邂逅王子](#)
[第二十二章 坠入爱河](#)
[第二十三章 沦为女仆](#)
[第二十四章 王子的求爱](#)
[第二十五章 乞求解咒](#)
[第二十六章 摇身一变](#)
[第二十七章 假面舞会](#)
[第二十八章 身份暴露](#)
[第二十九章 破解咒语](#)
[尾声 幸福的婚礼](#)
[插上一双想象的翅膀](#)

第一章 仙女的“礼物”

其实露欣达那个笨仙女并没有诅咒我的意思，她本来想赐给我一份礼物。可是我一出生，就哭了整整一个小时，我的泪水给了她灵感。那仙女无比同情地对妈妈摇摇头，然后碰了一下我的鼻子。“我给爱拉(Ella)的礼物是听话，爱拉永远都会听从命令。孩子，不要哭了。”

我不哭了。

爸爸仍然如往常一样，只身在外地做生意，不过我们的厨子曼蒂倒是在场。她和妈妈吓坏了，可是无论她们怎么跟露欣达解释，也无法让她了解她替我招惹的是什么可怕的祸事。我想像得出这番争论的场面：曼蒂的雀斑比平常更明显、更突出了，满头拳曲的灰发凌乱不

堪，双下巴气得不住地抖动；妈妈躺在那儿一动不动，心情却急切不已，她那棕色的鬃发早已因为阵痛而汗湿，眼里所有的笑意都不见了。

我想像不出露欣达的表情。我不晓得她长什么样子。

她不肯收回诅咒。

我过五岁生日那天，才头一回对这个诅咒有点儿感觉。那天的事，我似乎记得一清二楚，也或许是因为曼蒂常常说起那故事。

“为了替你过生日，”她会这么开始说道，“我烤了一个好漂亮的蛋糕，有六层呢！”我们的女仆总管柏莎为我缝制了一件特别的连身长裙。“像深夜一样的蓝色，还有一条白色的饰带。即使是在那个年龄，你的个头儿也算小了，看起来活像个瓷娃娃，黑头发上绑了一条白色缎带，两个腮帮子红彤彤的，兴奋极了。”

桌子正中央摆了一个插满花朵的花瓶，那些花都是我们的男仆纳森摘回来的。

我们围坐在桌前（爸爸又是旅行在外）。我好激动，曼蒂烘蛋糕、柏莎缝制长裙和纳森摘花都让我看在眼里。

曼蒂切开了蛋糕。她把我那片蛋糕给我的时候，想也没想就说：“吃！”

第一口真是可口极了。我开开心心地吃完第一片。这时曼蒂又切下一片，那一片就比较难以入口。等那一片吃完以后，再没有人给我了，可是我知道我必须吃下去。于是我的叉子朝蛋糕开攻了。

“爱拉，你在做什么呀？”妈妈说。

“小猪欧。”曼蒂笑道，“今天是她的生日，小姐。她想吃多少，咱们就让她吃多少吧。”说着她又把一片蛋糕放在我盘子上。

我觉得反胃又害怕。为什么我竟吃个不停呢？

吞咽成了一大挣扎。每一口都重重地压着我的舌头，我一口一口艰难地把蛋糕吞下肚时，觉得活像是吞下了一大团黏胶。我忍不住边吃边哭了起来。

妈妈头一个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别吃了，爱拉。”她命令道。

我不吃了。

任何人都可以用一个命令把我控制得死死的，但必须是一个直接的命令才行，比方说“穿一件披风”，或者是“现在你得上床去了”。希望或是要求则没有效果。像“我希望你穿一件披风”，或是“现在你何不

上床去呢？”这样的话，我大可以置之不理。不过倘若是命令的话，我就毫无招架之力了。

即使有人叫我用单脚跳上一天半，我也得照做不误。而我可能接到的命令，绝对比单脚跳一天半更糟。即使你命令我把自己的头砍了，我也非照办不可。

我时时刻刻都处于危险之中。

随着我一天天长大，我学着去拖延听命行事的时间，可是拖迟的分分秒秒，都得付出很大的代价——窒息、恶心、头晕，以及其他身体上的不适。我从来就撑不了多久，即使是几分钟，也是绝望的挣扎。

我有一个仙女干妈，妈妈也曾请求她除去我的诅咒。可是我的仙女干妈却说唯有露欣达一个人可以做得到。不过她也说了，即使没有露欣达帮忙，说不定仍有解除咒语的一天。

但是我并不晓得该怎么做。我连我的仙女干妈是谁都不知道。

露欣达的咒语不但没有让我变得乖巧又听话，反而使我成为叛逆分子。或许我天生就是如此吧。

妈妈极少规定我做任何事。爸爸压根儿不知道诅咒的事，而且又难得见我一面，所以不大有机会对我发号施令。曼蒂倒是跋扈得很，她颐指气使惯了，几乎每呼吸一次就是一道命令。那些好心或是“为了你好”之类的命令，比方说“穿暖和一点儿，爱拉”，或者是“小乖乖，拿着这只碗，我好打蛋”，尽管没啥害处，我却不喜欢。我会把碗拿着，可是我的双脚并不安分，于是她便不得不跟着我在厨房里绕来绕去。这时她会管我叫调皮的小女孩，并且用更确切的指示限制我的行动，但我总是有新的办法可以避开。倘若有什么事情要靠我们俩完成的话，往往需要耗费很长的时间，妈妈则在一旁开怀大笑，并且怂恿我们继续这么斗来斗去。末了我们总是开开心心的——不是我终于决定去做曼蒂交代的差事，就是曼蒂把命令变为请求。

每逢曼蒂心不在焉地对我下了一道命令，而我知道她并没有那个意思的时候，我则会说，“非要这样不可吗？”于是她会重新考虑。

我八岁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她叫潘蜜拉，是我们一个仆人的女儿。有一天，她和我在厨房里看着曼蒂做杏仁糖。曼蒂差遣我到食品室再拿一些杏仁的时候，我却只拿了两颗杏仁回来。结果她以更明确

的指示命令我再跑一趟，而我也遵命照办了，但我仍然有办法让她无法完全如愿以偿。

后来我和潘蜜拉来到花园吃杏仁糖的时候，她问我为什么不直接按照曼蒂的意思去做。

“我最讨厌她命令来命令去的。”

潘蜜拉得意地说：“我向来服从我的长辈。”

“那是因为你不必听话。”

“我当然得听，要不然爸爸会打我耳光。”

“你的听话和我的不一样。我是受到诅咒。”我很以这句话的严重性为乐。诅咒是极少的。轻率的露欣达是惟一会在人们身上施咒语的仙女。

“像睡美人那样？”

“只不过我不用睡一百年。”

“你的咒语是什么？”

我跟她说了。

“任何人只要对你下命令，你就得服从——包括我在内？”

我点点头。

“我能不能试试看？”

“不行。”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于是我赶紧改变话题，“跟你赛跑到大门口。”

“好吧，不过我命令你输给我。”

“那我就不想比了。”

“我命令你跟我赛跑，而且我命令你输。”

我们赛跑了。我也输了。

我们去摘草莓果。我不得不把最甜的、熟透了的莓果给她。我们玩公主和食人妖，我只能扮演丑陋的食人妖。

在承认自己受到诅咒一个小时之后，我把她揍了一顿。她尖叫不已，鲜血从鼻子里流出。

我们的友谊就在那天结束了，因为我妈妈为潘蜜拉的妈妈在距离我们福瑞镇很远的地方另外找到了一份新工作。

妈妈因为我动拳头而处罚我以后，便对我下了一道难得的命令：绝不能把我的咒语告诉任何人。我横竖是不会讲了，我已经学会了谨慎。

我将近十五岁的时候，妈妈和我受了风寒。曼蒂为我们熬了她特制的药汤，里面有胡萝卜、韭菜、芹菜和独角兽尾巴的毛。药汤的味道可口极了，可是我们母女俩都讨厌看到漂浮在蔬菜旁边的一根根长长的黄白色的毛。

既然父亲不在福瑞镇，于是我们母女俩一起坐在妈妈的床上喝汤。要是他在家的话，我根本不可能待在爸妈的房间里。他不喜欢我在任何靠近他的地方，照他的说法是，我只会碍手碍脚的。

我望着曼蒂的背影，再看看那碗有尾巴毛的汤，尽管我愁眉苦脸的，仍不得不小口小口喝着，因为曼蒂说非喝不可。

“我等汤凉了再喝。”妈妈说。等曼蒂离开房间之后，她先把尾巴毛拿掉了才喝，喝完了汤，她再把尾巴毛放回空碗里。

第二天，我的病就好了，妈妈的情况却变得更糟了，严重得既不能吃，也不能喝。她说她喉咙里仿佛有一把刀，脑袋像是有人在用力敲着。为了让她好过一些，我把凉凉的布放在她额头上，还讲故事给她听。我讲的不过是些人人耳熟能详的老掉牙的仙女故事，然后把内容东改改、西改改，不过偶尔也把妈妈逗笑了。只是每次一笑，就引起她一阵咳嗽。

曼蒂赶我上床睡觉之前，妈妈吻了我：“晚安，宝贝，我爱你。”

那是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我离开房间的时候，听见她对曼蒂说的最后一番话：“我没有病得很重，别找彼得爵士回来。”

彼得爵士就是父亲。

次日一早她就醒了，可是却在做梦。她两眼睁得大大的，对看不见的人絮絮叨叨地说着话，还紧张地扯着她的银项链。可是对当时在房间里的我和曼蒂两人，她却什么也没说。

我们的男仆纳森请来了医生，那医生马上把我从妈妈身边赶走了。

我们的走廊空荡荡的。我顺着走廊一直来到螺旋楼梯前面往下走，脑中仍记得妈妈和我滑下栏杆的时刻。

如果有旁人在的话，我们母女俩就不会这么做。“我们得端庄一点儿。”她会这么轻声说道，同时以格外庄重的姿态步下阶梯。这会儿我便跟在她身后，模仿她的模样，一边还得努力抗拒我天生的笨手笨脚，和她一起高高兴兴地玩这个游戏。

可是每当我们独处的时候，我们宁可大声吆喝着一路溜下栏杆，然后又跑上去再溜一次，还有第三次、第四次。

走到楼梯底下的时候，我把我们那沉重的大门拉开，然后一溜烟儿地来到外面明亮的阳光下。

距离老城堡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路，可是我想许个愿，而且我想到最可能实现愿望的地方去许这个愿。

杰若国王还小的时候，老城堡就没有人住了，不过，其间倒也曾因为特殊情况而重新开放过好几次，像是私人的舞会、婚礼之类的。即使如此，柏莎仍说那里闹鬼。纳森的说法则是里面老鼠为患。古堡的花园里植物蔓生，可是柏莎却发誓那一株株的蜡烛树具有法力。

我径自走到蜡烛树丛间。那些蜡烛树已被修剪成小小的，而且还用铁丝绑了起来，好让它们长成分枝众多的大烛台模样。

要想许愿的话，就需要提出交换的东西。我闭上眼睛想着。

“要是妈妈快点儿好起来，我会乖乖的，不只是听话而已。我会更努力，不再那么笨手笨脚的，而且我也不会那么常常去戏弄曼蒂。”

我并没有以母亲的性命作为交换：因为我压根儿就不相信她已经快死了。

第二章 母亲的葬礼

“留下哀痛逾常的丈夫与孩子。我们必须安慰他们才是。”秘书大臣汤玛斯单调、平板的声音，咿咿哦哦将近一个小时，总算是快结束了。他的悼词当中有一部分是有关母亲的，至少常常提到“伊莲娜小姐”，但是他们口中描述的人——尽职的母亲，忠诚的子民，忠贞不渝的配偶——听起来倒是比较像秘书大臣，却不太像母亲。悼词的另一部分和死亡有关，不过谈得更多的，却是效忠吉利国和它的统治者杰若国王、夏蒙王子，以及整个的王室。

父亲伸出手来握住我的手。他的手心既湿又热，有如九头怪蛇盘踞的沼泽。我多么希望他们准许我跟曼蒂和其他的仆人站在一块儿啊。

我硬是抽出手来，并且跨开一步。谁知他跟了上来，又握住了我的手。

母亲的棺柩是闪亮的桃花心木做成的，上面雕刻了仙女与精灵。要是那些仙女能够从木头里跳出来，先施个咒语把活生生的母亲变回来，再施个咒语把父亲变走，那就好了。或者是如果我知道要到哪里去找我的仙女干妈，就由她实现我的愿望也行。

秘书大臣致悼词完毕之后，就轮到我把妈妈的棺盖合上，好把妈妈放到她的坟墓里。父亲两手扶住我的肩膀，然后把我往前推。

妈妈的嘴显得冷峻，和她活着时候的模样恰恰相反。而且她的脸是一片空洞，看来真是可怕极了。然而，更糟的是棺盖慢慢合上时发出的嘎嘎声，以及最后关上棺盖那冷冷的喀啦声。在这个节骨眼，我又想到：妈妈从此就被关在一个盒子里了。

硬是让我吞了一整天的泪水终于崩泻而出。我站在那儿，当着全体朝臣的面，哭得像婴儿似的声嘶力竭，哭得没完没了，根本刹不住车。

父亲把我的脸埋在他的胸前，他摆出一副安慰我的样子，其实他不过是企图闷住我的哭声，但是怎么也闷不住。他只好让我走。他用严厉的口吻对我轻声说道：“快点儿闪开，等你不吵了再回来。”

这一回我倒是乐于遵命。我大步跑开了。可是，我那重重的黑色袍子却把我给绊倒了。大家还来不及扶我起来，我已经又跑开了，膝盖和手仍刺痛不已。

那个墓园里最大的树是一棵柳树——一棵哭泣的树。我一头栽进它的枝叶间，然后整个身子趴在地上嘤嘤哭泣起来。每个人都含蓄地说，母亲死了是她走了，可是，你并没有失去她。她是走了，而且无论我到什么地方——另一个城镇，另一个国家，上到神仙国度，下到地精的地穴——都找不到她了。

我们再也无法交谈，无法一起欢笑，不能在卢卡诺河里游泳，或是一起溜下楼梯的栏杆，或是捉弄柏莎，或是一起做好几百万件事情了。

我哭了个痛快，这才坐了起来。我那黑色袍子的前襟沾了一大片棕色的泥巴。曼蒂看见了，肯定会说我丢人现眼啊。

究竟哭了多久呢？我非得回去不可。那是父亲给我的命令，咒语的力量不停地逼着我听话。

夏蒙王子就站在我埋头哭泣的大树外面，读着一块墓碑上的文字。以前我从来不曾这么靠近过他。他有没有听见我哭呢？

虽然王子才比我大两岁，却比我高出许多，而且他站立的样子就像他父王，两只手背在后面，仿佛全国子民都走过他眼前，供他检阅似的。他的长相也酷似他父亲，不过杰若国王脸上严峻的棱角，到了他儿子的脸上变得柔和许多。他们俩都有一头茶色的鬃发与一身黝黑的皮肤。我还从来没有站在过离国王很近的地方，所以不知道他是否跟儿子一样，也在鼻子上长了一片零零星星的雀斑。这么黑的一张脸，居然长得出雀斑，真是奇也怪哉。

“这是我的表哥，”王子边说边指着那块墓碑，“我从来就不喜欢他，我喜欢你母亲。”他开始迈步朝她的坟墓走过去。

他希望我跟他一起走吗？我应该跟尊贵的他保持一段适当的距离吗？

我走在他身边，我们之间空出一段足以让马车通过的距离。他凑近过来。我看他也是刚刚哭过的样子，不过他仍然站得直直的，而且身上很干净。

“你可以叫我夏，”他突然告诉我，“大家都这么叫我的。”

我可以吗？我们默默地走着。

“我父王也叫我夏。”他又说道。

国王？

“谢谢你。”我说。

“谢谢你，夏。”他纠正我，然后又说，“你的母亲曾经逗我笑过。那次是在国宴上，汤玛斯秘书大臣正在发表演说。就在他说话的时候，你母亲把她的餐巾转过来，结果被你父亲揉掉了，不过我已经看得清清楚楚。她把餐巾折成秘书大臣的侧面，嘴巴大张，下巴凸出。要是他的脸跟蓝色餐巾一个颜色的话，看起来简直就是一模一样。为了到外面去笑个痛快，我那顿晚餐什么也没吃，就离开了呢。”

回去的路我们已经走了一半，这会儿却下起雨来。我看到前方一个人影，远远的、小小的，就站在母亲的坟前，是父亲。

“大家都上哪儿去了？”我问夏。

“我去找你之前，他们就已经走了，”他说，“你要他们等你吗？”听起来他很内疚，仿佛他应该强迫他们留下似的。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om>)

文档名称：《魔法灰姑娘》盖尔·卡森·乐文.pdf

请登录 <https://shgis.com/post/4369.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